

转型期我国高校图书馆智慧空间再造研究^{*}

周 萍¹ 陈 雅²

(1. 南京森林警察学院图书馆 南京 210023; 2. 南京大学信息管理学院 南京 210023)

【摘 要】 文章以转型期的高校图书馆作为切入点,对转型期高校图书馆空间博弈中用户需求变化、资源驱动、场所体验等进行了分析,揭示了智慧空间再造的必然性。高校图书馆的实体空间、虚拟空间、创新空间均发生了改变,文章针对这些变化提出了明确智慧空间再造的认知与定位、预见性规划空间功能、开发融合空间的特色服务、建立空间效能评估体系四个空间再造策略。

【关键词】 图书馆转型 高校图书馆 空间改造 智慧空间 图书馆空间

【中图法分类号】 G258.6

【引用本文格式】 周萍,陈雅. 转型期我国高校图书馆智慧空间再造研究[J]. 图书馆, 2020(12): 048—054.

2015 年底,教育部印发了《普通高等学校图书馆规程》^[1],指出高校图书馆是学校的文献信息中心,是培养人才与开展科学研究的学术性机构,是校园文化与社会建设的基地。图书馆的建设与发展应该与学校的发展相适应。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和网络的普及,高等学校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革,传统的思维观念、建设模式已经不能适应高校的发展,图书馆作为高校教学、科研的支撑性机构因高校的“变革”而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冲击。馆藏资源由纸质图书逐渐过渡到纸质资源与数字资源并存,馆舍空间由传统的借还阅览室过渡到各种空间并存,馆员也由辅助人员到各学科交叉的专业馆员与辅助人员并存。数字时代,“转型与变革”已经成为高校图书馆最鲜明的时代特征。

在转型与变革的浪潮中,图书馆服务不再是简单的借阅与参考咨询,图书馆作为“第三空间”的概念被屡次提及,要求图书馆的馆舍提供能思考、创新与交流的智慧空间^[2],增强用户与图书馆的情感交流,使图书馆的资源得到充分开发与利用。我国高校图书馆是伴随着高校的发展而诞生的,其中大部分馆舍空间狭小陈旧,已经不能满足网络时代信息化教学科研的需求,高校图书馆在社会信息

化的大环境下迫切需要进行空间再造。

1 转型期与转型期的高校图书馆

1.1 转型期高校图书馆的发展方向

2006 年,联机计算机图书馆中心(OCLC)的一项研究显示,89% 的大学生使用搜索引擎而不是图书馆提供的查询工具开展信息检索,其中 92% 对搜寻的结果表示满意^[3];2008 年,英国的“谷歌一代”调研项目再次证实了大学生倾向于自己通过网络查找和获取信息,而不是寻求图书馆员的帮助^[4],历经十几年,交流与共享变得更加容易,高校图书馆需及时调整被动接受用户信息检索需求的服务模式,主动提供即时的信息服务。互联网的普及冲击了高校图书馆的发展,高校图书馆必须以新思想、新理论、新空间、新政策进行彻底转型,强化图书馆的功能,明确转型的发展方向。

环境、空间、资源、服务是转型期高校图书馆变革的四个主要方向^[5]。在环境维度,高校图书馆要充分利用信息技术带来的便利,将图书馆的发展理念向更加开放、与社会更加融合的方向转变,与社会环境的发展相契合,建立共享型、泛在化的图书馆;在空间维度,高校图书馆要

^{*} 本文系南京森林警察学院 2020 年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项目“习近平新时代我国高校图书馆特色资源的开发与利用研究”(项目编号:RWYB202007)和 2019 年度江苏省文化科研项目“乡村振兴战略下区域公共文化精准服务机制与路径研究”(项目编号:19YB62)的研究成果之一。

将空间当成资源进行建设,实行“空间即服务”的理念^[6],在现有空间的基础上开发出创客空间、学习共享空间等个性化空间,满足高校师生新的信息交流需求;在资源维度,高校图书馆要平衡纸质资源和数字资源之间的关系,在满足用户需求的基础上履行现代图书馆保存人类文化遗产的社会职能;在服务维度,高校图书馆将开展深层次的信息推送,为师生提供基于科研生命周期的服务、一站式信息发现服务、嵌入式教学服务等新型服务形式。环境、空间、资源和服务在高校图书馆转型中缺一不可,环境是转型的促进条件,空间是转型的基础,资源是转型的必备要素,服务是转型的目的,各个维度之间需要相互配合,逐步消除图书馆转型中的不确定因素,同时赋予高校图书馆新的使命和任务,在转型过程中不断延伸和拓展图书馆服务范围。

1.2 图书馆转型期的内涵与特征

“转型期”有两个方面的含义,一是图书馆所处的社会环境变化,如信息技术的冲击、新时代文化的发展、用户阅读方式的改变等,人们的交流向数字化、即时性、便捷化转变,这种转型不仅涉及到图书馆领域,是整个社会在互联网和数字技术发展中产生的变革;二是图书馆从传统图书馆、复合图书馆向现代图书馆的转型,图书馆从业者与研究者在历史发展中一直保持着居安思危的思维模式^[7],会随着时代的发展改变甚至颠覆图书馆的形态,图书馆的发展史是时代变迁的见证。转型是机遇也是挑战,图书馆是全球化的信息服务行业,互联网改变了资源共享的方式,图书馆的管理理念、工作模式、资源建设等均发生了深刻变革,在转型中不断调整图书馆的发展目标和方向,确定新时代图书馆转型的策略,是图书馆界一直关注的问题。

转型期的高校图书馆最显著的特征是社会服务功能的加强,高校图书馆不再是仅面向高等学校的服务机构,其社会职能在新的发展时期凸显。2019年,南京大学图书馆作为江苏省首批试点高校图书馆面向社会开放,社会公众可以通过支付宝领取借书证享受图书借还服务^[8],高校图书馆的开放共享有助于构建全民学习的社会氛围,让文献资源在区域内流动共享,但是开放共享的同时,也引起了师生对保证校内教学科研正常有序运行的质疑。转型期的另一个特征就是在探索中前行,用户的建议、社会的需求等都是图书馆发展过程中的推动力,图书馆需要集思广益,凝聚多方力量,避免孤岛式的发展。此外,转型期也是风险期,图书馆转型的风险、运行的风险、用户流失的风险等都是潜在威胁。转型期,纸质图书的利用率逐年下降,作

为收藏纸质图书的实体图书馆的生存价值被重新探讨,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美国图书馆情报学家兰卡斯特在其著作《走向无纸情报系统》和《电子时代的图书馆与图书馆员》中预测实体图书馆消亡的内容被重提^[9],图书馆转型面临着重大考验,是生存与消亡的抉择。技术、经济、人才都是图书馆转型的内驱力,转型期的图书馆要抓住这三个驱动要素,进行业务重组和风险控制,平衡应对信息化浪潮的冲击。

2 转型期高校图书馆“藏”“用”空间功能博弈

高校图书馆是以“物理空间+机构+平台”三位一体的形式存在,实体上的物理空间是有限的,但是用户的信息需求是动态的,目前兴起的创客空间、信息共享空间、阅读空间等新型空间都是需要客观存在的场所,因此为了使空间布局更加符合用户需求,需要对整个空间进行重新设计与规划,在空间资源的重新布局上,是图书馆“藏”与“用”空间功能的博弈。“收藏”空间即图书馆信息存取空间,高校图书馆要有足够空间发展基础业务,如图书借还、报刊阅览等,借阅区必不可少;用户可以充分利用公共活动区域的空间开展信息交流、共享以及创新,可以称之为信息行为空间^[10]。在高校图书馆总空间有限的条件下,“藏”与“用”的空间是动态变化的,如一些高校图书馆彻底取消了报刊阅览室,将其改为信息共享空间,还有一些高校图书馆改造电子阅览室,将其作为借阅空间。空间的博弈实际上是各高校图书馆为满足大部分用户需求、馆藏资源形式的不断变化对空间再造的驱动以及针对空间开发和改造策略各维度之间关系进行的选择,图书馆的政策和最终空间布局是空间博弈的展现形式。

2.1 用户对空间再造的驱动

第一代图书馆是以藏书为中心的,第二代图书馆走向了半开架甚至是90%开架,2011年国际图联提出了图书馆大转型,将第三代图书馆的特征概括为超越图书、超越图书馆,以实现知识交流为主体^[11]。图书馆的每一次转型实际上是“人”在图书馆服务中地位的提升,是用户对图书馆需求的变化,促使图书馆及时调整发展方向,而空间建设是图书馆转型的重要组成部分。第一代、第二代图书馆是“藏书”与“用户”之间的博弈^[12],第一代图书馆的空间设计以更好地收藏图书为理念,图书馆的重心在收藏,用户对图书馆的需求也是基于其所收藏的文献;第二代图书

馆实行了开架,但是用户在开架的过程中对文献的能动作用是比较弱的,图书馆在空间建设中考虑了用户的使用需求。第三代图书馆将发展的重心转移到交流和分享信息中来,人与人、人与信息之间的交流通过共享空间得以实现。

高校图书馆相较于公共图书馆,信息的“存取”比“拥有”更加重要,很多高校图书馆没有收藏古籍等特殊文献,文献的保存职能相对弱化,因此高校图书馆空间再造可行性较高,能够对已有空间进行改造以满足用户需求。高校图书馆的用户群体相对单一,主要是本科生、研究生、研究人员、教师以及学校的管理人员,前四类用户是影响高校图书馆决策和活动的决定性因素。高校图书馆用户多元化的信息需求,从文献资源到数字资源和纸质资源并重,从被动接受文献信息到要求图书馆主动提供服务,从对文献的需求扩展到对空间的需求,高校图书馆的用户需求一直是动态变化的,用户已经不满足于图书馆传统的服务模式,用户更加在意个人空间属性、隐私性,对图书馆空间设计也有新的要求。

2.2 资源对空间再造的驱动

高校图书馆馆藏体系建设的目标是依据学校的总体目标和学科设置,根据人才培养方案和科研需求,配备和优化教学科研过程中所需要的信息资源,随着高校的不断发展,高校图书馆的馆藏也越来越丰富,馆藏空间有限且短缺,但资源对空间的需求是持续不断的。自2000年以来,我国的图书馆资源建设已经实现了以数字资源为主^[13],高校图书馆购买的中国知网、超星数字图书馆等数字资源能够在线满足师生教学科研需求,但是纸质期刊、图书的需求依然存在,而且根据普通高等学校本科教学工作水平评估的要求,高校图书馆生均藏书量至少80册,生均年进书量至少3册^[14],这些图书数量是以纸质图书和期刊合订本为主要计算依据,纸质资源的建设必不可少,纸质图书的空间需求在空间再造的过程中需要详细设计和规划。

创新空间、文化空间、体验空间等是高校图书馆新形式的空间展现,但是在高校图书馆实体空间占比中仍是少数,文献资源占据了实体空间的大部分,尽管新型空间受到了媒体的广泛宣传并引发了部分学生的兴趣,但多数学生使用图书馆空间趋向于自带设备寻求个人安静的学习场所。图书馆的基本职能是信息资源保障,图书馆空间再造需要充分考虑资源的空间占比,不能为了追求空间创新压缩实体资源。高校“双一流”建设使得图书馆资源建设重心向学科服务转变,资源的结构优化、利用效益等都是图书馆资源建设需要关注的^[15],资源建设的新需求驱动高校

图书馆的空间再造,而空间作为新的资源也逐渐受到重视,实现资源在空间中被合理使用,空间作为资源被有效开发的目标。

2.3 转型期图书馆空间作为知识体验场所的再现

转型期高校图书馆空间作为知识体验场所的再现,场所的精神价值在空间再造中展现。“场所精神”的概念源自古罗马,根据罗马人的信仰,每个独立的个体都有其灵魂,这种灵魂赋予人和场所生命,决定了空间的特性与本质^[16]。图书馆空间是一个开放的知识集合场所,其外显的中介性的特征和蕴含的人文思想汇聚成了图书馆空间的场所精神,空间价值发挥的场所精神将知识体验融会其中。随着互联网和数字化技术的发展,用户可以利用图书馆的数字资源满足其信息需求,图书馆作为物理场所的功能被弱化,到馆率、借阅率等指标在下降,但是图书馆的场所精神与文化塑造从未消退,作为知识体验场所的图书馆空间需求并未减弱^[17]。转型期高校图书馆在空间存在形式上有了创新,空间承载的内容从纸质资源到纸质资源与数字资源并存,图书馆作为现实存在的场所不仅是房子、书库等建筑实体,更是文化的反映、社群精神的空间展现,是精神和文化的积淀。图书馆空间具有开放性和发展性,场所精神包括了人、空间、活动三个要素,在这三个要素的作用下,人与人、人与书之间产生了互动,文化理念、文化创新在互动中传递,图书馆空间的归属感和人文价值得以延续。转型期高校图书馆“藏”“用”空间功能博弈,不仅是用户、资源、空间的博弈,也是现实场所与场所精神之间的博弈,是知识体验与知识获得的博弈。转型期高校图书馆空间改造迫在眉睫,但是改造空间的建设经费是有限的,有的高校如南京中医药大学图书馆利用假期时间进行部分改造,经过几年时间实现空间功能的转型,而南京林业大学图书馆舍弃旧馆另建新馆,打造全新的图书馆实体和环境,不管何种方式的图书馆改造都是为了最大化实现图书馆的空间价值,给予用户知识体验。高校图书馆物理空间的建设是有限的,但是对图书馆空间场所精神氛围的构建是长期的过程,作为文化象征、知识集合的图书馆一旦失去了精神层面的塑造,图书馆的“磁场吸引力”将大大降低。转型期高校图书馆空间功能再造需要充分体现场所精神,体现人文关怀,注重知识体验,激发图书馆的场所潜能。

3 高校图书馆知识共享空间转型解构

在我国,吴建中最早引入“信息共享空间”的概念^[18],

要求发掘图书馆作为空间场所的价值,浙江图书馆馆长褚树青在图书馆“第三空间”的基础上提出了“第三文化空间”^[19],段小虎论证了“第三空间”与图书馆空间的关系,对图书馆“空间转向”进行了重构^[20],图书馆空间的研究是图书馆战略规划的重要组成部分,社会转型、阅读转型、技术转型等外部环境变化驱动着图书馆的空间转型。高校图书馆空间由实体空间和虚拟空间两个场所共同构成,创新空间是将传统实体空间与虚拟空间结合用以增强用户体验的新型空间。新时代图书馆的知识创造、传播和利用从信息时代向数据时代转变,图书馆场所空间的建设重心、服务中心也相应转型,空间的布局设计、场所精神的打造、创新的空间理念随之发生变化,图书馆大空间中所包含的信息服务、馆藏建设、知识发现等被重新定义。

3.1 实体空间:从资源建设到用户服务

图书馆实体空间是图书馆建筑所包含的空间和建筑外壳共同构成的物理实体,是物质化的信息资源存储空间^[21]。实体空间是与虚拟空间相对的概念,新时期高校图书馆实体空间再造主要是围绕藏书和阅览空间进行重新设计。图书馆的变革伴随着空间改造,藏书楼时期的空间是封闭的,自1902年徐树兰建立的古越藏书楼具备了近代图书馆的雏形,真正对公众开放,图书馆空间才有了场所感。随后,图书馆空间经历了半开架到全开架到自主大开间的转变,图书馆在空间上的功能由重藏轻用到藏用并重,现代意义上的高校图书馆收藏功能已不是最主要的,师生对资源的最大化利用是高校图书馆要实现的首要目标。现代图书馆不仅是藏书的物理空间,还是传播知识和文化的场所,是社会化的组织机构。虽然馆藏体系依然是高校和高校图书馆评估的重要指标,但是高校图书馆实体空间的建设重心已经从资源向用户进行转变,从书本位向人本位转移,这是现代图书馆与传统图书馆的本质区别。“以馆为中心、以馆藏为中心”^[22]的空间建设思维模式和服务方式已经不能推动图书馆知识内容的开放获取,要建设以人为本的创新空间服务机制。高校图书馆建筑主体修缮是目前最主流的空间再造方式,以实现图书馆室内使用面积的增加和利用功能的拓展,在空间造型上体现文化意蕴,如文化创意产品的布置等,对桌椅等内部设施的颜色搭配要和谐,给用户舒适的体验环境。传统的图书馆空间注重“拥有”文献,对实体空间的需求很大,现代图书馆借助于网络、文献传递等资源共享手段,节约了资源存储空间,用户的可利用空间增大。相较于公共图书馆,高校图书馆的用户对空间有更加强烈的开放意识,用户倾向于大开间、灵活的隔

断方式。南京大学杜厦图书馆就采用了开放的模式,用户可以充分利用图书馆的各种空间,而不拘泥于单个阅览室,空间设计充分考虑了用户的舒适度。实体空间再造是高校图书馆最显著的改变方式,通过建筑框架和服务形态的变更,满足用户多元化的信息需求,将以人为本的服务理念融入空间环境中。

3.2 虚拟空间:从资源服务到空间服务

虚拟空间延伸了高校图书馆服务,使高校图书馆实现了24小时服务并串联了图书馆的实体空间,弥补了实体空间服务的不足,优化了实体空间服务方式。我国对高校图书馆空间再造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实体空间的改造和创新空间的探索,对虚拟空间即数字空间的研究较少。信息技术的发展使得高校图书馆不再局限于物理空间,虚拟空间的发展可以使服务突破时间和空间的限制,最大化方便用户。

高校图书馆虚拟空间正从资源服务到空间服务的转型,虚拟空间作为空间场所的价值逐渐受到重视,虚拟学习社区、虚拟图书馆^[23]等概念也被提出。虚拟空间依附于网络,是较为抽象的环境或者系统,实体空间的馆藏和服务是虚拟空间形成和发展的基础,而虚拟空间为实体空间丰富信息资源、拓展服务形式提供了支持和辅助,两者相互渗透,共存互补。虚拟空间在应对突发公共安全事件的应急管理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2019年12月武汉暴发了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简称COVID-19)疫情,使得包括图书馆在内的各种类型的公共服务机构的物理空间均暂停服务,虚拟空间为用户提供了即时、便捷、高效的服务。高校图书馆在疫情中利用虚拟空间,提供了健康书目推荐、读书分享交流、文献传递、检索咨询等各种形式的服务。高校图书馆虚拟空间不再只是以存储数字资源的形态存在,不要拘泥于资源,要充分利用虚拟空间实现信息传递网络化和信息资源共享化,构建虚拟馆藏,发展空间服务。

3.3 创新空间:从共享空间到超越空间

创新空间是根据用户特定需求,将实体空间和虚拟空间相结合,融入时代化元素构建的新型空间。共享空间是创新空间其中的一种展现形式,其诞生于开放存取运动。1992年美国爱荷华大学图书馆提出的“信息走廊”是共享空间的雏形,随后在图书馆空间再造的过程中呈现了不同的形态,如信息共享空间、知识共享空间、创客空间等^[24],不同的高校图书馆根据自身定位建设相应的共享空间。共享空间为高校师生提供了信息交流的场所,鼓励师生在讨

论中学习、思考和实践,是对图书馆空间价值的认同,现阶段高校图书馆已然成为包含共享信息资源的公共场所,这个场所区别于教室、自修室等区域,是以信息交流、互动和协作共享为使用目标。

转型期,高校图书馆对空间的需求有了新的变化,共享与交流固然重要,但用户对于超越自我的精神空间需求日益增大,共享空间向超越空间转变。高校图书馆空间再造的创新点要从空间建设模式和机制上进行颠覆性的变革,以适应新一代大学生群体。南京理工大学图书馆设立了“冥想区”,学生可以在简单桌椅布置的单独空间里思考、沉静,抚慰心灵,激发创新思维。超越空间是图书馆空间寻求变革的方向,生存环境变化的紧迫感和空间再造的必然趋势呼唤超越传统图书馆空间的创新空间,创新空间不仅可以在图书馆场所内建设,还可以延伸到教学楼、食堂、办公区等校园内各个区域,如朗读亭、思考区等空间,践行图书馆“传承文明”的初心和使命。文化、知识、共享、自由等一直是高校图书馆的内驱力,是高校学生获取知识、思考人生价值的第三空间。

4 转型期高校图书馆智慧空间再造策略

转型期我国高校图书馆智慧空间再造需要图书馆制定措施来实现,对空间再造影响最大的五个因素是馆藏量的增长、学生对学习空间需求的改变、先前空间功能设计的失调、图书馆教学计划的变化与改进公共服务重点的变化,根据这五个变化的因素,从空间再造的认知层面、规划层面、服务层面、评估层面四个方面提出空间再造的策略。

4.1 明确空间再造的认知与定位

用户行为的变化重塑了高校图书馆的空间。空间再造的认知与定位依赖于用户行为的特征分析。新时代的大学生更加注重体验与感知,而不是以网络作为唯一查找信息的途径。“网络+空间”的形式,诞生了“网红”,带动了网络直播带货,是受年轻用户推崇的一种新的体验与感知方式。对空间体验的要求还促进了高校图书馆服务空间创新,而不是一味将服务从线下转向网络,网络仅仅是开展空间服务的方式和手段之一,空间创新将形式与意识相结合,使用户感性的体验升华为理性的知识获取。

空间再造重新塑造的不仅是高校图书馆的建筑空间,还是高校图书馆的环境和社会关系,转型期对图书馆空间再造的认知不能局限于物理层面,“虚实空间”结合的创新服务是图书馆转型与发展的重要契机^[25]。空间生产理

论认为“空间是社会关系的存在”,而空间再造实际上是对高校图书馆与师生社会关系的重塑,是权利的生产与再分配^[26]。图书馆用户对空间拥有了自主权,图书馆空间在不断再造过程中实现了空间价值转换。空间再造过程中,空间被赋予生命力,实体空间和虚拟空间存在的“二元割裂”被重视,用户需求成为空间再造的主导力量,空间既是生产者也是服务者,自由、平等、共享等现代图书馆服务理念是空间再造的重要元素。

高校图书馆要将空间再造纳入战略性发展规划中,在新技术和新环境的发展中促进创新空间的形成。空间再造不是可有可无的,是高校图书馆适应时代发展必须做出的改变,不健全的空间建设无法适应新时代大学的发展规划。高校图书馆建设者要将空间即是资源、空间即是服务这样的空间理念融入图书馆发展规划中,将空间再造与资源建设、读者服务等列为高校图书馆重要业务之一。2015年6月,江苏省高等学校图书情报工作委员会下设了馆舍与环境建设专业委员会^[27],共同探讨江苏省高校图书馆馆舍空间改造业务,充分发挥空间效益。转型期,高校图书馆空间再造是一个艰难的过程,筹集经费、人员安排等都是需要解决的现实问题,在探索的过程中,要明确空间再造的认知与定位,既不盲目追求创新,也不被动接受馆舍空间的陈旧落后,要在认知上开拓视野、在定位上明晰目标。

4.2 预见性规划空间功能

转型期,馆藏量、用户数、教学科研需求都在动态变化中,高校图书馆空间再造需要根据这些变量开发空间资源,预见性地规划空间功能。图书馆空间功能不断在发展,随着用户需求的不断调整,高校图书馆空间再造要充分考虑空间的发展潜力,确保再造之后的空间能够满足未来五至十年的信息需求。存储、阅读、共享、数字等功能都是空间的主要功能,空间再造也是为了对这些功能进行改革与创新,让用户能更加便捷地利用图书馆空间,在有限的空间中实现空间可持续发展。在空间改造计划中,重视空间的灵活性,尤其是空间的布置,设施设备陈列要灵活,注重用户体验与信息交流以便后续改造。实体空间再造相较于虚拟空间要花费更多的时间与金钱,因此,改造经费并不充裕的高校图书馆可以打造全新的虚拟空间,利用手机图书馆、微信公众号、微博、数字图书馆等虚拟平台,拓展空间的交流功能、文献传递功能等,开发空间共享与智能化功能。信息社会中虚拟空间再造是大有可为的,尤其是后疫情时期图书馆空间服务将成为服务新常态,各个高校

图书馆持续开展线上服务,保障师生教学科研活动所需要的文献资源。虚拟空间功能可以向机构知识库、在线出版等方向拓展,使高校图书馆服务实现从内容到业态的变革,也催生出新的信息需求方式,最终实现高校图书馆服务的数字化和网络化。

4.3 开发融合空间的特色服务

高校图书馆可以借鉴公共图书馆总分馆制建设,在学生宿舍、食堂、教学楼等开办阅读角,延伸图书馆服务和空间。高校图书馆要在空间延伸中开发融合空间的特色服务,深化图书馆的场所精神,在“泛在图书馆”的环境下,将图书馆服务渗透到校园的每一个角落,凸显图书馆“智慧与服务”的精神价值。高校图书馆在空间再造的过程中,利用空间提供多样化、智能化的信息服务,将自身角色从信息提供者转换为校园文化促进者。图书馆将朗读亭、自助打印机、自助借还机等设备置于校园中,方便师生体验新空间,不仅可满足用户基础的信息需求,还拓展了用户对创新空间的体验感。转型期,高校图书馆空间得到延展,从图书馆实体建筑向多种空间延伸,在空间再造中引入新技术 and 智能设备,空间服务价值得以实现。高校图书馆的传统服务是基于资源的,转型期服务内容和方式变得多元化,以空间再造为基础的创新服务方式增多,用户对文献的需求从纸质文献到包含视频、音频的数字文献,在图书馆创意空间中,用户可以畅享音乐、电影等多媒体资源,提供多媒体资源的空间形式也独具特色。特色服务是高校图书馆彰显高校魅力的重要形式,如江苏警官学院图书馆,利用民国警察特色资源建立民国警察史博物馆,在空间中展示警察证书、档案、照片等资源,记录中国警察发展,成为江苏警官学院独具特色的人文风景。高校图书馆要结合高校自身特色,打造创新创意空间,充分利用空间资源开展特色服务,进而展示图书馆的创造力与协调力。

4.4 建立空间效能评估体系

我国高校图书馆要构建本馆的空间评估体系,对空间效能进行评价,为今后的空间再造提供理论基础和价值判断。国外高校图书馆空间评估较早,美国东北大学于2004年就开展了图书馆空间价值评估,将评估体系分为评估人才、评估技术和评估指标三个模块^[28];华盛顿大学图书馆将空间评估指标分为空间、服务、学者和学生四个方面,美国高校图书馆对空间的评估主要集中于空间使用量、空间设施评估、空间服务三个方面。我国对高校图书馆开展空间评估相对较晚,河北师范大学图书馆、中山大学图书馆

等较早进行空间评估。高校图书馆空间再造要依靠评估体系来推动,以评促建,空间再造是一个长期过程,高校图书馆要结合自身特色建立一套完善的空间效能评估体系,对空间的使用价值、改造程度等进行评价。

结合国内外空间评估实践,高校图书馆空间效能评估体系可以分为空间和用户两个方面,空间方面的评估设置空间使用量、空间设施、空间服务、空间资源四个二级指标,用户方面的评估设置用户需求、用户到访量、用户评价三个二级指标,对空间利用现状进行评价。各个高校图书馆可以根据本馆空间再造规模增加或者减少评估指标,构建有效的空间效能评估指标体系,在评估中不断促进空间再造,提高空间效能与价值。

5 结语

转型与变革将是高校图书馆未来较长一段时间的主题,越来越多的图书馆为了与时俱进必须进行空间再造。资金的需求、用户需求的调研、再造效果评价等都是空间再造需要进一步研究的重点,高校图书馆要从认知上打破传统理念的束缚,突破时间和空间的限制来建设开放式智慧图书馆,从实体空间、虚拟空间、创新空间三个方面规划空间布局和功能,发挥高校图书馆的空间价值,保障高校教学科研的顺利开展,促进校园文化发展。

(来稿时间:2020年7月)

参考文献:

1.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教育部关于印发《普通高等学校图书馆规程》的通知[EB/OL].[2020-03-10].http://www.moe.gov.cn/srcsite/A08/moe_736/s3886/201601/t20160120_228487.html.
2. 刘伟,陈锐,张甲.数字环境下研究型图书馆的空间利用变革[J].大学图书馆学报,2014,32(5):42-45.
3. Becker S A, Cummins M, Davis A, et al. 新媒体联盟地平线报告:2017 图书馆版[J].赵艳,魏蕊,高春玲,等,译.图书情报工作,2018,62(3):114-152.
4. Rowlands I, et al. The Google generation: the information behaviour of the researcher of the future[J]. Aslib Proceedings, 2008, 60(4):290-310.
5. 刘芳兵,周红,陈瑶.“大学图书馆的新趋势:环境、空间、资源、服务”高端论坛综述[J].大学图书馆学报,2017,35(3):5-9.
6. Ellen S M, Barbara W S. Academic Library Spaces: Advancing Student Success and Helping Students Thrive[J]. Portal Libraries & the Academy, 17(2):389-402.
7. 程章灿.突显文化力 凝练服务力:转型期大学图书馆工作

的方向与目标[J]. 大学图书馆学报, 2018, 36(5):23-27.

8. 中国江苏网. 南京大学图书馆率先向全国开放[EB/OL]. [2020-03-13]. <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653057375413061791&wfr=spider&for=pc>.

9. 于良芝. 图书馆情报学概论[M]. 北京: 国家图书馆出版社, 2016:311.

10. 白茹玉. 我国高校图书馆实体空间再造策略研究[D]. 长春: 东北师范大学, 2016.

11. 吴建中. 再议图书馆发展的十个热门话题[J]. 中国图书馆学报, 2017, 43(4):4-17.

12. 吴建中. 走向第三代图书馆[J]. 图书馆杂志, 2016, 35(6):4-9.

13. 陆雪梅. “图书馆+”思维的知识空间建设比较研究[J]. 图书馆学研究, 2017(8):64-69, 87.

14.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 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印发《普通高等学校本科教学工作水平评估方案(试行)》的通知[EB/OL]. [2020-03-16]. http://www.moe.gov.cn/s78/A08/s8341/s7168/201001/t20100129_148782.html.

15. 刘颖, 赵萌萌, 王旋. “双一流”背景下高校图书馆建设的理论与实践[J]. 图书馆建设, 2019(S1):133-136.

16. 罗珂. 场所精神——理论与实践[D]. 重庆: 重庆大学, 2006:11.

17. 陈斌, 雒虹. 大学图书馆场所精神构建实践——以西安交通大学钱学森图书馆为例[J]. 图书馆论坛, 2017(12):26-31.

18. 吴建中. 开放存取环境下的信息共享空间[J]. 国家图书馆学报, 2005(3):7-10.

19. 褚树青. 把公共还给图书馆[J]. 图书馆, 2011(3):11-12.

20. 段小虎, 张梅, 熊伟. 重构图书馆空间的认知体系[J]. 图书与情报, 2013(5):35-38.

21. 焦新竹. 我国高校图书馆实体空间再造的问题及对策研究[D]. 大连: 辽宁师范大学, 2018:12.

22. 张晓林. 颠覆性变革与后图书馆时代——推动知识服务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J]. 中国图书馆学报, 2018, 44(1):4-16.

23. 周晓燕, 吴媛媛. 国外高校图书馆的服务空间拓展研究——以19所世界一流大学图书馆的空间战略规划为例[J]. 大学图书馆学报, 2017, 35(1):40-45.

24. 王宇, 王磊. 大学图书馆空间再造与服务转型——以沈阳师范大学图书馆为例[J]. 大学图书馆学报, 2019, 37(4):61-70.

25. 张晓桦. 创客时代图书馆空间再造与服务融合路径研究[J]. 图书馆建设, 2015(11):47-51.

26. 王佃利, 邢玉立. 空间正义与邻避冲突的化解——基于空间生产理论的视角[J]. 理论探讨, 2016(5):138-143.

27. 江苏省高等学校图书情报工作委员会. 图工委组织机构[EB/OL]. [2020-04-10]. <https://jstgw.nju.edu.cn/tgwjj.html?id=e0bd5689d526429cb110c2bd8af8f871>.

28. 王贵海, 刘莹. 高校图书馆空间价值评估体系及其模型构建[J]. 图书馆工作与研究, 2019(4):34-40.

Research on the Smart Space Reconstruction of University Libraries during the Transition Period in China

Zhou Ping¹ Chen Ya²

(1. Library of Nanjing Forest Police College; 2. School of Information Management of Nanjing University)

[Abstract] Taking the university libraries in the transition period as the breakthrough point,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changes in users' demand, resource drive and place experience in the competition for smart space of university libraries in the transition period, and reveals the inevitability of space reconstruction. Physical space, virtual space and innovation space have all changed in the space transition of university libraries. In view of these changes, four space reconstruction strategies are put forward, namely, clarifying the cognition and positioning of space reconstruction, foreseeing the planning of space functions, developing characteristic services of integration space, and establishing a space efficiency evaluation system.

[Keywords] Library transition University libraries Space reconstruction Smart space Library space

[作者简介] 周萍(1990—), 女, 硕士, 南京森林警察学院图书馆馆员, 研究方向: 公共文化服务体系, 图书馆理论与实践; 陈雅(1965—), 女, 博士, 南京大学信息管理学院教授, 博士生导师, 研究方向: 公共文化服务。